

主 編 卞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二輯)

『洪武、建文朝』

一四

綫裝書局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六

鄱陽三臺劉銍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序

上京大宴詩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 天子時巡上京乃六月二十有
八日大宴失刺斡爾朶越三日而竣事遵彝典也蓋
自 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于燕復采古者兩京
之制度闢而北即灤陽爲上都每歲大駕巡幸后宮
諸闈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旣

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
上下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
則無以聳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
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麥馬宴
又曰只孫宴麥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矜銜也只孫者
譯言其服色之齊一也於戲盛哉豈非國家之茂憲
昭代之偉觀歟 列聖相承是遵是式肆今天子
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游精太平潤色
丕業於是彝典有光於前者矣然則鋪張揚厲形諸
頌歌以焯其文物聲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闕者此一

時館閣諸公賡唱之詩所爲作也故觀是詩足以驗今日太平極治之象而人才之衆悉能鳴國家之盛以協治世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於斯見矣禕嘗於詩之小雅如魚藻三章實天子宴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唯稱王在鎬京以樂飲安居他不復贅一辭者誠以君德之盛非形容所能盡而樂飲安居非盛德其孰能之今賡唱諸詩其所鋪張揚厲亦不過模寫瞻視之所及而聖天子盛德之至垂拱無爲所以致今日太平極治者隱然自見豈非小雅詩人之意歟顧禕微賤不獲奔奏廁諸公之列竊推本作

者之意以爲詩序詩自宣文閣授經郎貢公爲倡廢者若干人摠凡若干首

送樂仲本序

至正戊子予與樂君仲本胥會京師於是仲本之齒長七年而客京師已三年不以予爲後生未至辱相與定交焉久之爲予言曰四明之定海其西二水焉曰大浹小浹並流東入海小浹之上吾之所居也山水之樂足以佚吾私吾將歸而益讀書以修吾業暇則泳游於小浹之間益達則期有以自見於世否則樂天安命終焉而已爾吾之歸也子寧無有所言耶

予聞晉日新安朱氏象山陸氏一時並興皆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其所學不能無異難以驚湖有會終莫能絜其異以歸于同陸氏之傳爲慈湖楊簡氏絜齋袁燮氏皆四明人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素朱氏之學弗道也東發黃震氏果齋史蒙卿氏者出而後朱氏之學始行于四明黃氏得於朱氏之遺書而史氏傳於湖南大陽先生岳小陽先生枋二陽氏傳於蜀人晏淵氏而晏氏實朱氏之高弟子也及今國家建學立師設科取士一用朱氏說天下學者咸推朱氏爲大宗而四明陸氏之學莫或講矣仲本受

業於敬叔程先生而先生學於史氏者也承師之所傳因時之所尚朱氏之學仲本蓋以致其力矣陸氏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本可不兼致其力耶先儒以謂陸氏主於尊德性朱氏主於道問學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臨川吳氏學基學統之篇所由作也會而同之顧真知允蹈何如爾予於仲本寧無望乎仲本識明而行果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不以得失累其心觀其出處之際可知矣故其歸也予竊致其愛助之私欲已於言不能也抑予圖以自淑其身之不暇而顧爲仲本

言之者知之深故望之厚而言之至爾仲本其亦
予言爲弗畔矣夫

送顧仲明序

永嘉顧君仲明由蘭亭書院山長考滿來赴選集京
師調常熟州教授其南還也士大夫咸餞之以詩俾
予爲之序予聞古之言學術者必尚論其師友之淵
源本乎師友之說以求先王之道故能信而不悖質
而能通其業易成而術易行也永嘉東南名郡也山
川峻清偉人間出在宋世號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
行氏周行已氏皆登程子之門而載伊洛之道於東

南南渡以還言性理之學者故宗永嘉而鄭景望氏
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自成一家其說
詳於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絕學先王制作之原
晦而弗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氏河汾
之所講論千餘年間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子張子
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悉備而後之傳者莫得
其要於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
寡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
索不遺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自薛氏一再傳
爲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討

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一物咸
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於
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粲如
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
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卦植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
論者顧謂其說不皆本於性命以故近時學者一切
黨同伐異唯徇世取寵之爲務其學遂廢而不講而
不知穿鑿性命窮高極遠徒驚於空言其將何以涉
事耦變以適世用哉嗚呼永嘉之學可弗講乎君生
長是邦師友淵源之懿殆習聞而素講者也而君之

職則人之師也暢其師友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寧非
爲人師者之責乎君累爲教官凡所至得士譽人莫
不多其才而鮮或知其學術之所自故今茲之官常
熟也予不復以人之多君者爲君美竊取人所鮮知
者歷道其故爲告焉

送劉志伊序

至正九年禕在京師獲識宜春劉君志伊而內交焉
禕旣倦游而歸志伊尋亦南還將以采選天下之文
章復相見於錢唐十一年十月也旣會且別禕於是
慨然爲之言曰古者天子巡守則諸侯各陳其國之

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至於采之不能
皆遍選之不能皆當亦將無如之何矣此禕於志伊
之別所以重有慨也志伊之別也錢唐之士大夫咸
分韻賦詩以餞之禕不佞輒繼作者之後道所願言
者書以爲志伊贈

麟溪集序

婺之浦江縣東三十里其地曰白麟溪鄭氏之居在
焉鄭氏合族而居者今九世朝廷援著令旌表其門
曰孝義鄭氏之門而復其役於是時之元夫鉅子髦
士峻生莫不爲之感歎而歌美或形諸詩以道其美

或著於文以紀其實月累歲積所得既多其家長大
和思夫又而至於散逸也爰哀輯而彙次之詩爲樂
府古近體若干首凡十卷文爲碑頌序跋記辭銘誌
雜著若干首凡十有二卷摠爲一書因所居地名之
曰麟溪集吾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
教化之盛也夫唐虞三代之世盛矣唯其教之旣明
化之旣成故當其時民俗之善至於比屋可封可不
謂之盛歟然稽之載籍旌其門閭唐虞之時則旣而
表厥宅里見於成周之世夫其民俗旣無不善矣而
於其間假夫旌表焉者所謂對之風聲使民不懈於

爲善也國家敦教崇化承平日久田里之民安於無
事而習於爲善如鄭氏能以孝義著聞蒙被旌表若
此不猶唐虞三代之民而加以唐虞三代之令典歟
吾故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
盛也昔日周之尹氏以天子大夫故五葉不別食會
食數千人而春秋書尹氏以志世卿其能與周同盛
衰者有家法以維持之也今鄭氏非卿大夫家而合
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况其家法之維持可藉以
永久弗替引之雖百世可至宜乎使人嗟嘆之不足
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累之多而後之

作者固未已也是故詩之召南咏歌南國民俗之美
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孝友等傳亦以
彰顯當世風化之所致故吾以謂即是書觀鄭氏一
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
民彝夫人之所同然者也是書苟出而廣傳之將使
爲善者益知所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
其有補於世教甚大寧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
大和字順卿鄉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有
二十二甲子屬子爲序者先生之從子欽能承其家
者也

經筵錄後序

今天子以上智之資誠明並至動合天運優入聖域
臨御日久將遂躋斯世於靖嘉而猶廸文是先典學
爲務乃至正更化之始荐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古
藝所以廣資政理叅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
是經筵之設國之棟憲其事體之重旣領以丞相帝
宰執侍從必由妙東得預勸講至於講文則視成於
檢討檢討則具稿譯畢白于丞相及諸講官衆論允
合然後進焉故檢討者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
衣自廟堂公選爲之士之爲之者因得以聖賢仁義